

資治通鑑

五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李昉舉曹嵩崇福宮程國河為郡國會邑王

百發實封百賜紫魚袋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十六

起旃蒙單閼十月盡玄默閼茂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右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為蔭並請除削從之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纒繼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與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倚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

壺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曾迂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右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齊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

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
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
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
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爲猫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
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爲蟒氏蕭氏爲梟氏
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溼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
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己巳許敬宗奏
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
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燿暉宜息安可反植枝幹久
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又父子之際人
所難言事或犯鱗必嬰嚴憲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

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上萬國無所係
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
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
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 西突厥頡達
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甲戌遣豐州都督元
禮臣冊拜頡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
發兵拒之不得前頡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併
餘衆寡弱不為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中書
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
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
而害物謂之李猫

唐高宗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梁州刺史
立皇后子代王弘爲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旣廢官屬皆
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
而去安仁綱之孫也壬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辛亥贈
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
爲黃門侍郎同三品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
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
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
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
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
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

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
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
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
之上從之 六月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以高
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從之 秋七月
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附顯和蠻酋長王羅邾郎昆黎
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內附 癸未以中書令崔
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八月丙申固安昭
公崔敦禮薨 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
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

斬首三萬級 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李義府恃
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
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
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
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連水王義
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
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
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
事君五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
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
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

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
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
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九月庚辰括州暴
風海溢溺四千餘家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長浪我
利波等帥衆內附以其地置柘棋二州 十二月程知
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
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
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
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
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
之灑耳何急而爲此自今當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遇賊

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
文度爲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
結陳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
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
立功且主上以公爲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
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羣
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不如盡殺之
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
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
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是歲以太常
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爲益州長史 韓瑗上疏爲褚遂

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
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
毗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
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
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
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
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謖所
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
故弃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
田里上不許 劉洎之子訟其父寃稱貞觀之末爲褚
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

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瑋獨曰劉洎大臣人
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先帝用
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二年春正月癸巳分哥羅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
閏月壬寅上行幸洛陽 庚戌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
爲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
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
業鉅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
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至
是詔以彌射步真爲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
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宮 庚午立皇子顯爲周王壬

申徙雍王素節爲郇王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宮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竒藥異石又發使詣娑羅門諸國采藥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娑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

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
勳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
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婆婆寐竟死於長
安 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
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
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
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
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
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
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
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

所見卒與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
无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
寬譬陛下丰抱臣頸臣與无忌區處眾事咸無發闕數
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
下哀憐表奏不省 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
帝之祀南郊明堂發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
別有神州亦請合為一祀從之 辛未以禮部尚書許
敬宗為侍中兼度支尚書杜正倫為兼中書令 冬十
月戊戌上行幸許州乙巳畋于泚水之南壬子至汜水
曲十二月乙卯朔車駕還洛陽宮 蘇定方擊西突厥
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颯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

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
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為賀魯所
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
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母
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
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
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
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稍外向自將騎兵陳
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
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
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

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
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
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
新附之衆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
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
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
乃躡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步真
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
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
人得其鼓燾繇沙鉢羅與其子唾運塔閻啜等脫走趣石
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道路置郵驛掩骸

唐高宗